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PLUM ISLAND

荒島奪命案

[美国]内尔森·德米勒 著 范一亭 周丽华 陆晓 卢凌云 译 译林出版社



荒岛夺命案

PLUM ISLAND

[美国]内尔森·德米勒 著 范一亭 周丽华 陆晓 卢凌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岛夺命案 / (美) 德米勒 (DeMille, N.) 著; 范一亭等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6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Plum Island
ISBN 7-80567-920-7

I. 荒… II. ①德… ②范…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5303 号

Copyright © 1997 by Nelson DeMill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Nicholas Ellison,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7-80 号

书 名 荒岛夺命案
作 者 [美国]内尔森·德米勒
译 者 范一亭 周丽华 陆晓 卢凌云
责任编辑 韩长虹
原文出版 Warner Books, Inc., 199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428 千
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920-7/I·554
定 价 21.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一部优秀的通俗小说不仅应明白晓畅,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和群众生活,而且应该成为社会文化的窗口,使读者可以从中管窥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等方方面面的情况。美国小说家内尔森·德米勒于一九九七年写出的《荒岛夺命案》正是这样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作者以其超凡的叙事才能,将金钱、法律、谋杀、爱情、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等融为一炉,演绎出一部情节曲折、扣人心弦而又发人深思的侦探小说。全文语言幽默,人物性格刻画生动,使得小说本身既与读者尤其美国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又以一种独特的后现代视角超然于其它同类的通俗小说之上,颇具进行一番剖析的价值。

这部小说以美国长岛附近一处生物实验基地的两位科学家夫妇被杀为肇始,围绕侦破工作逐层展开。其间警探与凶手、凶手与受害者、警探与警探等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交织,煞是好看。不知不觉中,金钱、爱情、法律、邪恶和正义等现实题材得以成功地展现。人类不只一次地拷问自己的灵魂:金钱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学史上无数大家和普通的通俗小说家都用他们的作品说明金钱是万恶之源。或许作家的天职就在于曝光和针砭事物的阴暗面,藉此警醒世人,所以歌颂金钱的小说毕竟没有针砭和抨击它的多。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灵魂的腐蚀剂和行动的“第一驱动力”,于是金钱拜物教开始将美好的传统价值观从人们脑海中驱走。被金钱主宰一切的大脑所指

挥的人体躯干也不过就如文中主人公约翰·柯里所说的是“行尸走肉”。生命的意义一旦归于金光灿灿的物质享受,杰出的科学家便可以为了它而出卖尊严和假公济私;富裕的葡萄园主就可以大肆挥霍,到处结党营私,甚至为了金银财宝而杀死朋友;而无数政客、新闻媒体甚至警察本身也因为某要人有钱有权便相信他不会犯罪。金钱成了荣誉、地位、特权的象征和后盾,这不仅使小说中描绘的一幅幅官场、要人圈中的“现形”画面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批判的意义,更使得读者可以进一步思考:在美国这个号称法制健全的国家中金钱和法律的较量又意味着什么?

罪犯弗雷德里克·托宾腰缠万贯,身为社区的名流,却没有正确的健康价值观,只对花天酒地的生活情有独钟。在他的思想中,女人、金钱、名誉和地位胜过一切,生活也已演变成寻求刺激的动物般行径。他可以去福克斯伍德赌场豪赌一场,不惜自己会负债生活;他可以走马灯似地玩弄女人,却从没有真正有过爱情;平时文质彬彬,罪行败露时也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一副困兽犹斗的架式。所有这一切集中体现了美国等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对人的异化作用与触目惊心的后果:道德沦丧、传统崩溃,人们的脑海里只有为金钱而机械生活这惟一清晰的理念。而法律,在代表正义的同时却往往处于无力惩办凶手的地位,从而在金钱面前一次又一次地败下阵来。作者在这部小说中通过主人公约翰的感叹反映出金钱万能的社会中法律的两难境地:“倘若想在这些太岁头上动土的话,没有确凿的证据那才难呢。”法律在保护金钱合法化的同时也就部分地受制于金钱,而执法者更是在人与人的复杂关系中坠入金钱诱惑的万丈深渊。小说虽没有针锋相对的控辩交锋,但通过约翰独自一人搜寻真凶的艰难历程真实地反映了金钱可以让罪犯险些逍遥法外的主题。

如果说爱情是古今中外文学的永恒主题,那么在现代社会的传统价值逐步消失、金钱力量不断加强时,爱情似乎在小说中只有

一次次遭受践踏的地位了。作家德米勒没有放弃对爱情的美好希望,浪漫恋情如花环一般镶嵌在凶杀和充满铜臭味的小说环境中。他热情而又真诚地描述了约翰和爱玛、约翰和贝思的两次爱情经历。或浪漫温馨,或同甘共苦,真实地展现了现代都市中两种爱情的遭遇,使一部恐怖、紧张和充满残酷争斗的小说时时闪现出美好动人的光亮,犹如爱玛对恋人所说的“夜空中的星座”一样令人向往。值得一提的是,德米勒对爱情与性爱的描写总是力求少一些商业化、多一些真情,使人读来如一首抒情诗,让人难以忘怀。小说对海洋的多次描写暗喻了对爱情的态度。前者是约翰和爱玛观海时,平静舒展的海浪可以和恋情温馨浪漫的一面相媲美;后者则是在约翰和贝思共同对付托宾的海战时,惊心动魄、生死攸关的情景不禁使人想到爱情也有痛苦和哀伤的一面。一个成功的作家必须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典型的主题,还必须善于通过巧妙的场景安排恰当地体现这一主题。从这个角度说,德米勒做得很优秀。

小说在努力阐释这些现代主题时,作家从未忘记自己深深扎根的西方文学传统,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大量文学典故的运用当中。作者的扉页题词选自美国著名发明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本·富兰克林的一句名言:“三个人也能保守秘密,如果其中有两个人已经死了。”这种黑色幽默不仅道出金钱等物质利益是构成人际关系的基本性质这一具有共通性(universality)的哲学命题,而且使小说从通俗的侦探题材上升到发人深思的意义层面。作者通过多次引用莎士比亚的比喻抨击金钱的罪恶魔力——“能使圣人堕落的黄金”,充分揭示了小说主题。类似的还有弗兰肯斯坦因之于高科技应用、爱伦·坡的意象、弗洛伊德主义、靡菲斯特的出现以及很多莎士比亚的诗句典故。这种“文学典故通俗化”的写法是现代甚至后现代情境下小说创作的一大走向和特色。这和很多杂志、出版社所推行的“学术平民化”的尝试,其实都有着提高读者品味、让严肃文学走下神坛的不谋而合之处。这也是本世纪“接受美学”理论

推广、高科技日益发达和小说适应时代挑战的必然结果。德米勒在他的小说中以幽默而又不乏学术素养的方式让广大读者沉浸在文化传统的“游戏”中。

说到“游戏”，其实正是后现代小说的重要特征。从情节上看，德米勒并没有让故事的发展受其语言文风的过多干扰，而是和现实主义的题材相一致，遵循时空转换的循序渐进的方式，虽然其中各章节颇有“蒙太奇”的味道。作者以“合——分——合”为总体叙述框架，在第二部分即小说的主体部分中充分体现了他善于讲故事的才能。从谋杀案发端，主人公约翰便被陆续卷进勘查现场、调查证人、探访普拉姆岛和匹克尼克历史协会、海上历险以及最后和托宾的决斗等一系列情节中。围绕破案出现了多种可能，主要人物便就有多种选择，而读者则面临着多种猜测。这便宛如游戏一般，对于主人公，各种疑问并非使用排除法就可以逐一解决的。多条线索也只是到全书的三分之二之后才初见端倪，读者这时除了对主要线索清楚外，其它的破案线索依旧扑朔迷离，互相交织在一起，甚至到了故事结尾有些疑问也不得而知。对于读者，跟随着主人公约翰的视角在几种线索和可能间徘徊并非完全地被动，我们的的好奇心和想当侦探的欲望从潜意识中被深深地激活。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作者“形散而神不散”的叙事技巧。读罢全文，读者会感到这部故事中的各种情节符号就像播撒的种子一样被娴熟的农夫均匀却又不单调地撒播在田间的各块地上。当错综复杂的线索元素和情节符号被不着痕迹地安排进文本中后，它们期待着作家、主人公和读者都来参与故事意义的重组，这种看似传统的叙述便有了颇为现代的叙述技巧，读来既饶有趣味、引人入胜，又化被动为主动，让读者处在与主人公、作家平等的地位，至少在阐释故事的过程方面有同等的效果。

在曲折迷离的故事情节中，作者德米勒显示出在诸多领域绝对内行的专业知识，使整部小说像百科全书一样叫人大开眼界，也

令每个读者读完全书后对众多领域的科技知识有相当的认识。作品写于一九九七年,紧扣世界时事,因此我们可以在第12章跟随卓纳教授系统了解生物实验基地的高科技和埃博拉之类的生物病毒。第30章到第35章的飓风浩劫和海上惊险足以使我们充分了解游艇、飓风和纽约附近海湾的航海常识。此外,还可以涉猎复杂有趣的侦探程序和远达十六与十七世纪的考古及档案知识。读罢全书,我们不能不惊叹作者广博的知识和敬业精神,这和一些从不体验生活的三流作家相比大相径庭。应该看到,现代通俗小说作家大都在某一领域十分擅长,如美国的格里森姆的“法律小说”、中国香港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等。但这部小说的作者德米勒则充分显示出在多个领域的内行知识,不能不叫人惊叹,也只有这种近似内行的表达方式才能真正征服读者;即便是编造出来的技术,也需要坚实的內行功底。

《荒岛夺命案》另一个写作特色就是以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为叙述视角,以后现代的叙事风格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幽默风趣而又具有叛逆性格的“嬉皮士”侦探。主人公约翰·柯里(John Corey)的英文简写为“J.C.”,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耶稣基督(Jesus Christ)的简称相同,作者的寓意就在于这个主人公在物欲横流、价值颠覆的后现代社会中承担着近似“现代基督”的重任。但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是,这位“现代基督”作为警探却从不严肃说话,惯于冷嘲热讽,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投去匕首般的讥讽与揭露。他自我总结道:“我是一个拥有很多偏见的人,我为这些偏见而恨自己,但我是我这个年纪、性别、时代和文化的产物。”这可以使我们联想到美国战后的社会风气的变迁,由反叛到保守。所以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社会又趋向于保守思潮,而作者笔下的“现代基督”正是在保守、富足和表面繁荣的后现代工业社会下的新“反叛者”。但与六七十年代的“雅皮士”、“嬉皮士”以及崇尚暴力的旧的反传统者不一样,约翰·柯里以冷静的目光审视周围生活,又以高

傲的语气睥睨一切，痛恨一切虚伪、堕落、奢华和行尸走肉般的现代生活。这使我们想起五十年代轰动一时的美国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书中少年主人公痛斥一切虚伪的行径，与约翰·柯里不无共同之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美国社会文化在五十年代以来一直有针砭现实社会风气的优良传统，在近半个世纪的通俗文学中亦有一脉相承的体现。主人公约翰时刻对既定的事实或规章制度进行解构性的反思与质问。他从不按照书本上的程序进行推理和破案，总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不怕显赫的要人和生物病毒扩散的谣传，对生活总是充满信心和乐观的希望。他善于凭直觉在高科技的理性时代里我行我素，对爱情执着地追求，对警察事业忠诚热爱。而当他失去爱人和心爱的的工作之后，内心的悲伤终究难以被表面的冷峻随便掩盖。德米勒在小说中自始至终对约翰（即第一人称“我”）的心理活动费尽笔墨，以对白、自白等形式展现了一个“现代基督”的复杂内心世界。

约翰身负枪伤仍在案发后积极参与侦破活动，在艰难的历险中始终处在社会“边缘人”的地位，他的思路应者甚寡，他的苦难并没有受到上司的同情；可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情节的发展似乎也无过分夸张之处。平淡之中露出些许辛酸，宛如一朵带刺玫瑰开放于荒芜的山谷，这或许就是德米勒成功塑造的主人公性格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最后需要讨论的一点便是这部小说的优秀的语言和独特的文风。作为译者之一，笔者惭愧地看到译作与原作相比语言上逊色不少。原作语言流畅、简洁，口语化、诗化倾向明显，突出体现出海明威式的语言简炼的特点。这与人物的内心独白和符合现代生活快节奏等因素有关。全文对景物描写亦很独到，从海洋的涟漪到飓风的狂暴，从爱玛在水中的挥手到风雨之后的草坪，无不和当时的人物心理密切相关，读者若能将景物、静物类的描写与人物的心理联系起来，便会在“比兴”之中读懂作者的看似简单的文句。

中国读者大凡读过现当代武侠小说,没有不知道古龙的,他的文风别具一格,尤其在人物心理描写的同时擅长添上画龙点睛式的评论,隽永深刻,发人深思。而当我们读这部小说时,读者会发现德米勒也有类似的笔触,但主要从主人公约翰的角度去“画龙点睛”。纵观全书,妙语锦句俯拾即是,且意味深长。如结尾约翰和上司达成协议后,约翰说:“这就是生活。生活的意义和善恶、对错、职责、荣誉、祖国和其它任何东西都没多大关系,而是在于如何达成恰当的协议。”调侃之中满含愤懑和无奈,不仅富有哲理性,而且黑色幽默的效果极强。又比如在约翰回到家中读完戈登夫妇的遗信后,作者借主人公的独白道出了现代社会中人类生活的尴尬处境:“一百年前,人们只是偶尔遇到人生的十字路口,然后被迫选择一个方向。今天,我们生活在集成锌片的世界中,每毫微秒就有百万条线路在打开和闭合。更糟的是,按钮掌握在其他人手。”可以说,每一位热爱生活、勤于思考的读者都会喜爱德米勒的文风。

总之,《荒岛夺命案》这部由美国畅销书作家内尔森·德米勒推出的新作应该比他以前的侦探小说更吸引人,更富有趣味性、文学性和哲理性。读起来不会太累,也不会太轻松,这或许不仅是小说优秀的原因,也是我们生活意义的真实感知。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任何一部作品真正的评判者终究是读者,正如一个案件的最终解谜者只有杰出的侦探一样。

范一亭

1998年6月

通过双筒望远镜,我能看到一只四十来尺长、漂亮的舱式快艇在百来码外泊定。两对三十来岁的夫妇在艇上享受快乐时光,晒着日光浴,猛喝饮料。女人们穿着小小的睡裤,没有上装。男人中的一个正站在船头,他飞快地脱掉衣服,立在那儿弯腰准备了一分钟,然后跳入海湾绕船而游。好一片美妙的乡村!我放下望远镜,打开了一罐“百威”啤酒。

此时正是暮夏,我指的不是八月底,而是秋分之前的九月。劳动节周末已经过去,秋后小阳春即将到来,就那会儿吧。

我,约翰·柯里,一个康复中的警察,此刻正在叔父家的后廊上,深深陷坐在一张柳条椅里,脑际浅浅地浮过一些杂念。我发现无所事事的问题在于你不知道这种状态何时结束。

这个后廊呈一种老式的环抱状,三面都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房,全盖着木条瓦和俗丽的装饰,塔楼,山墙等,一共九码长。从我所坐的地方向南望去,穿过一斜坡草坪便是匹克尼克大海湾。太阳在西面的地平线上低垂,是下午六点四十五分时的太阳。我是一个城市居民,但现在却真的融入到乡村的事物中,比如天空啦,所有这一切。而几个星期以前,我终于找到了北斗星座。

穿着一件纯白T恤和在体重骤减之前很合身的毛边牛仔短裤,我赤脚交叉架在围栏上,而左右脚的大脚趾头便框定了刚才提到的舱式快艇。

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听到虫鸣声:蟋蟀、蝗虫、还有,谁知道那么多呢?我不太热衷于这些大自然的声响,所以桌子的一端放着我的手提式放音机,正唧呀唱着《大寒颤》。我左手拿着

一听啤酒，膝上放着双筒望远镜，右手边的地板上放着我那闲置的家伙，一枝史密斯和威森造点三八口径双筒转轮手枪，大小正好放进我的钱包里。当然这只是开玩笑。

在《当一个男人爱上女人》和《街头舞蹈》两首歌之间两秒钟的间歇里，我听到，或从松散摇晃的旧地板上感觉到，有人正沿长廊走来。因为我独自居住，没料到会有人来，便把手枪拿起来放在膝盖上。你们别以为我患了狂想症。这里我应该提一下的是，我正从一场病中康复过来，不是疟腮，而是三处枪伤，两处九毫米口径，一处是点四四口径，有两夸脱的大肚酒瓶那么大。但枪洞的大小并不重要，实际上重要的是弹孔的位置，位置，位置。显然这些孔打得正是地方，因为我现在正在康复中，而不是在坟墓中被分解。

我往右看去，后廊在此沿西边的房子围转。一个男人从转角处出现，在离我十五尺处停下来，搜索着落日投下的长长的影子。因此他没看见我。但由于他背对太阳，我也很难看清他的脸或猜测他的意图。我说：“需要帮忙吗？”

他把头转向我。“哦，嗨，约翰，我还没注意到你在那儿。”

“请坐。警长。”我把转轮手枪悄悄插进T恤下的腰带里，然后放低了《街头舞蹈》的音量。

西尔韦斯特·麦克斯威尔，啊哈，麦克斯，在本地就代表法律的人，此时正向我蹒跚过来，一屁股坐在围栏上，面向我。他穿着一件亮色的运动茄克，白色开扣衫，棕色棉质便裤，赤脚穿一双划船鞋。我说不出他是在执行任务还是闲来散步。我说：“在冷柜里有些软饮料。”

“谢谢。”他朝下一伸手，把一罐“百威”从冰块中解救出来。麦克斯喜欢把啤酒称作软饮料。

他浅尝了一会儿，朝着距他的鼻子两尺来远的空间中的一点沉思凝望。我把注意力转回海湾，听“惊奇”乐队的一首歌叫《海中太多的鱼》。因为是星期一，来度周末的人已经走了。谢天谢地！

在劳动节过后,当大多数夏日租赁都结束时,我也是这么说的。于是我便有了重归宁静的感觉。麦克斯是一个当地人。他没有开门见山,所以你只好耐心地等。他最后问我:“这地方是你自己的吗?”

“我叔叔的,他想让我买下它。”

“别买任何东西。我的哲学是,如果它会飞,会飘,会他妈的,租好了。”

“谢谢。”

“你打算在这儿呆上一段时间?”

“直到风不再从我胸腔呼啸而过。”

他微笑了,但又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麦克斯是个大个子,和我差不多年纪,四十五岁左右,波浪形金黄色头发,红润的肤色,蓝眼睛。女人们似乎觉得他很英俊,这对至今仍是一个单身汉的麦克斯警长很有利。

他说:“你现在感觉如何?”

“不错。”

“你想进行一些脑力锻炼吗?”

我没有回答。我认识麦克斯已有十年了,但因为我不住在这儿,只是偶尔看到他。在此我需要说明:我是一个纽约市重案组的侦探,直到我趴下前,都在曼哈顿北区工作,那是四月十二日的事情。二十多年来纽约市没有一个凶杀案侦探倒下,所以这事儿成了大新闻。纽约警察局公共情报办公室使这种盛况持续下去,因为合同时间又到了。而我又这么平和,英俊,等等。他们把这事儿润色了一番,媒体也很合作,于是我们便一轮一轮热下去。同时,两个向我射击的凶犯依然逍遥在外,所以我在哥伦比亚长老会住了一个月,又在曼哈顿的公寓住了几星期。然后哈里叔叔认为他的夏日别墅是一个适合英雄的去处,为什么不去呢?我在五月底,正是纪念日之后来到了这儿。

麦克斯说：“我想你认识朱迪·戈登和汤姆·戈登。”

我看着他，两人目光相遇，我明白他的意思，问道：“两个人都……？”

他点点头：“是的。”在一段令人肃然起敬的沉默之后，他说：“我想带你去看看现场。”

“为什么？”

“为什么不？帮我个忙，比别人抢先一步。我正缺凶杀案侦探。”

事实上，南侯德镇警察局没有凶杀案侦探，但依然应付自如，因为这儿很少有人被谋杀。如果这样的事发生，萨福克县警方将对凶杀案细节作出反应并予以接管。麦克斯就站到一边去了。他不愿意这样。

此地的大致方位——这是长岛的北福克，纽约州南侯德镇所在地。据公路旁的一块装饰板上记载，它是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左右由一群从康涅狄格新哈文来的人建立的。任何人都知道他们为逃避国王而来此地。而长岛的南叉，在匹克尼克大海湾的另一侧，是时髦的汉普顿：作家、艺术家、演员、出版界人士各色人等聚居于此。而这儿，北叉上住的是农夫、渔夫之流，或许还住了个谋杀犯。

反正哈里叔叔的房子正坐落在马蒂塔克的小村庄里。离纽约第 102 西街大约一百公里的公路，在那儿两个西班牙人模样的绅士向好样的你开了十四五枪，三枪打中你这个在二三十英尺外的活靶。不怎么生动的描述，但我并非在批评或抱怨。

总的说来，南侯德镇构成了大部分的北福克，包括八个小村庄和一个叫绿港的村庄，拥有大约四十个宣誓警官的警队。就是这么回事。

麦克斯说：“去看看没什么害处。”

“当然不会。万一我因为在不适当的时间在此地出现而被传讯呢？我可惹不起这事儿。”

“事实上，我打了电话给镇上的主管，得到了允诺，雇佣你，正式地作为顾问，一天一百美元。”

“哇，听起来干这工作我得节省点儿。”

麦克斯做出一个微笑，“嗨，它付得了你的汽油和电话费。不管怎样你现在没什么事做。”

“我在使我右肺的洞弥合。”

“这工作不具拉伤性。”

“你怎么知道？”

“这是成为南侯德镇好公民的机会。”

“我是纽约人，而且不被认为是个好公民。”

“嗨，你和戈登夫妇很熟吧？他们不是你的朋友吗？”

“算是吧。”

“是吗？这就是你的动力所在，来约翰，起来，我们走吧，我欠你一个人情。”说实话，我很恼火。戈登夫妇是好人。我站起来放下啤酒说：“我将接受这个工作，以一星期一美元的价格作为正式人员接受。”

“太好了，不要反悔哦？”

当然我会。我关掉正唱着的《吉里米是只牛蛙》，问麦克斯，“有很多血吗？”

“有点儿，是脑部枪伤。”

“你认为我需要拖双人字凉鞋吗？”

“哦，一些脑质和头盖骨从后面被打穿了……”

“行。”我趿上拖鞋，与麦克斯沿围廊走过去，到了房前的环形公路上。我钻进他那不带标记的警车，一辆白色“夏洛奇”吉普，装了声音又响又粗的警笛。

我们沿长长的公路驶下去。上面布满了百年来的牡蛎和蛤壳，因为哈里叔叔和每个在他之前的人都把壳、灰、炭壁炉里的煤渣倒在马路上，以防止泥泞和灰尘。总之，这在过去被称作海湾农

房地产业，至今仍是滨海，但大多数农田已出卖。植被长得过于茂盛，多为他们现在已不太用得着的一类，像连翘、柔毛柳和水蜡树。房子本身漆成乳白色，绿镶边，绿屋顶，非常迷人，真的。也许等警局医生说我病好了我会买它。我要练习把血咳出来。

谈到我的伤残，我吃了几枪换来了四分之三终身免税抚恤金。这在警局相当于去大西洋城，在城门前的地毯的一滴泪水上绊一跤，或在看清责任律师时把头撞在吃角子老虎机上。真是意外的收获。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什么？”

“我说，他们在下午五点四十五分被一个邻居发现——”

“现在算钱吗？”

“当然。他们都是头部中枪，邻居发现他们躺在室外就餐处的地板上。”

“麦克斯，我就要看到这些了。你还是告诉我关于邻居的情况吧。”

“好。他叫埃德加·墨菲，一个老先生，他在五点三十分听到戈登的船开进来，十五分钟后他走过来发现他们被谋杀了。没听到枪声。”

“他们带助听器吗？”

“没有，我问过他，据他讲，他的妻子听觉不错，所以也许是枝无声手枪，也许他们比自己认为的要聋。”

“但他们听到了船进来的声音。埃德加对时间确定吗？”

“非常肯定。他在五点五十一分打电话给我们，时间非常接近。”

“对。”我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下午七点十分。麦克斯一定是刚到现场不久，便想起了这个绝妙的主意来找我。我猜想萨福克县凶杀组的家伙们已在那里了。他们都从一个叫雅普汉克的小镇上

来,警局总部设在那里,离戈登夫妇的住处大约一小时的路程。

麦克斯说这说那一直没停,我努力使思绪上轨,但已经有五个月我不必思考这类事情了。我真想甩出一句:拣事实说!麦克斯!但却让他继续嗡嗡下去。同时,《吉里米是只牛蛙》一直在我脑子里播放。你知道的,当你的脑子对不上弦时,尤其是这样一根弦,真的很烦人。

我从车窗望出去,我们正驶在东西走向的干道上,为方便起见,它被称作大路,伸向一个叫拿骚角的地方,戈登居住或曾居住在那里。北福克有点儿像鳕鱼角,常受大风侵袭的海角,三面环水,且有很长的历史。

常住人口不多,大约两万人。但夏天和周末有很多来度假的人们,而新兴的酒厂已吸引了许多昼出夜归的旅行者。建一个酒厂,便有上万饮酒的雅皮士来自邻近的大都市,永不亏本。

我们总算向南拐来到了拿骚角,大约两英里长,状似斧劈,切入匹克尼克大海湾。从我的码头到戈登的码头大约四英里。拿骚角自从二十年代以来就成为一个避暑胜地。房子从简单的平房到豪华的宅邸都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这儿消过夏。就是在这儿,一九三〇年左右,他写了那封致罗斯福总统的著名的“拿骚角之信”,劝说总统着手搞搞原子弹。其余的,他们说,就是历史的事情了。

有趣的是,拿骚角至今仍是许多科学工作者的家。一些人在布鲁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那是一个秘密的核试验点之类的地方,西去此地三十五公里。另一些科学家在普拉姆岛工作,是一个最高机密的生物实验点。普拉姆岛距东方角顶端两英里。东方角是北叉向海伸出最远的陆地,下一站便是欧洲。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的是,汤姆和朱迪·戈登是在普拉姆岛工作的生物学家,你可以打赌西尔韦斯特·麦克斯威尔和约翰·柯里都想到了这一点。我问麦克斯:“你们通知联邦了吗?”